

从启蒙故事《迪克与简》看《最蓝的眼睛》中黑人群体的生存困境

沈 冬 欢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 厦门 361005)

[摘 要] 在《最蓝的眼睛》中, 托尼·莫里森将启蒙故事《迪克与简》以并置反复与碎片穿插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本文通过分析这一叙事现象及其艺术效果, 试图探讨白人文化镜像下黑人群体的生存困境。

[关键词] 启蒙故事; 并置反复; 碎片穿插; 生存困境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323(2015)07-0010-02

一、前言

《最蓝的眼睛》出版于 1970 年, 是一部关于“在美国主流社会的镜像与主导意识形态的凝视下, 黑人女孩构建消极的自我形象”的成长小说(Feng, 1998: 51)。启蒙故事《迪克与简》不仅在小说开头并置重复开启叙事进程, 而且零散地穿插于小说的各个章节, 向读者展示了美国主流文化下的标准语境。本文将从这一视角出发, 更加深入地探讨这一叙事手法的艺术效果, 从而揭示小说主旨, 探究白人文化对黑人群体的生存所产生的影响。

二、《迪克与简》在小说中的并置和穿插

1. 并置反复

在小说开头, 《迪克与简》的故事便以三种形式反复呈现在读者眼前。从视觉上看, 三个段落重复中变化: 版本一是从读本中直接节选出来的片段, 用标准英语撰写, 格式无误, 语法准确, 表意清晰; 版本二虽然向读者传递了相同的信息, 但删去所有标点, 并将大写字母改为小写, 给人一种意识流的感觉, 增加了读者阅读的难度; 而到了版本三, 只剩下一片混乱: 句首大写字母、句中空格以及句末标点完全缺失, 使整个段落的排版密集而混乱, 从视觉上给予读者一种强烈的压迫感, 折射出黑人压抑的自我意识。这一点在黑人女孩佩科拉的悲惨经历中有所反映。在成长过程中, 她一直深受来自社会、学校和家庭三方面的压迫。当遇见陌生白人时, 她从他们眼中看到的是“带有嫌恶棱角的虚无”, 是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在学校, 佩科拉常被老师无视, 遭同学蔑视与欺辱。而家中的父母则每天以暴力方式争吵打斗, 对其漠不关心, 使得她的孤独与无助感愈加强烈, 渐趋走向精神崩溃。

除了视觉效果, 我们还可以从韵律节奏上分析三次反复的变化。当我们根据标点符号和字母间的空格朗读每个段落的时候, 可以发现, 段与段之间的韵律与节奏感是不同的。从第一到第三段, 随着标点和空格的逐步消解, 朗读的速度和节奏也越来越快, 这预示着小说中许多人物的情感随着故事的推进而愈发强烈。以佩科拉为例, 随着她遭受的歧视和压迫越来越多, 她对蓝眼睛的渴望

也愈加强烈。她相信, 是她身上的黑人特征使得她被社会隔绝, 如果她拥有一双象征着美丽的蓝眼睛, 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同学们会喜欢她并和她玩耍; 父母会停止在“这么漂亮的眼睛前面[……]干坏事”; 甚至陌生人也会对她微笑并向她示好。不幸的是, 当她受到一生中最严重的伤害(被父亲强暴)时, 她对蓝眼睛前所未有的渴望使她彻底失去了理智。

正如克罗特曼所说, 《迪克与简》的三个版本“象征着作家在小说中直接或间接探讨的生活方式”。因此, 我们可以看看每个版本所对应的生活方式以及它们之间有何冲突。版本一的文本是标准的, 没有语法与格式错误的, 这象征着以费希尔家庭为代表的中产阶级白人家庭舒适而有序的生活状态。相反的, 版本三混乱而无序的特点则体现在布里德洛夫家庭的成员对生活、社会以及自身扭曲的看法之中。在这个家庭中, 没有财富, 没有爱和温暖, 有的只是无休止的打斗、辱骂和自我厌恶。他们在白人文化这面镜子面前否定自己, 不可避免地走向悲剧性的结局。

启蒙读本的版本二所影射的麦克蒂尔家庭则徘徊于有序与无序之间, 与以上两者分别形成了对比。一方面, 与版本一相比, 它保留了信息传递的有效性, 但对标点符号与句首字母大写等语法规则的消解则暗示了这个家庭对于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反抗与拒绝。和其他渴望拥有漂亮的洋娃娃的孩子们不同, 克劳迪娅对这类娃娃“有种生理上的厌恶, 而且私下里对它们感到害怕”。而她最感兴趣的, 便是把娃娃拆了。克劳迪娅的这一行为反映了她对周围黑人盲目崇拜白人文化的不满以及对于构建自我身份的渴望。另一方面, 虽然贫穷, 麦家却充满着爱和关怀, 这与充斥着暴力和漠然的布里德洛夫家庭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第一章开头, 我们便看到了在麦家那又旧又冷的绿房子里, 生病的克劳迪娅躺在床上难受地吐了。而她的母亲, 虽然一直责怪她添麻烦, 却给予了她无微不至的照料。这让克劳迪娅觉得“爱, 像枫树的汁液般稠密黝黑, 慢慢涌入那崩裂了缝的窗户”, 她能够“闻到它, 尝到它的滋味……在那幢房子里, 爱无处不在”。

[收稿日期] 2015-02-03

[作者简介] 沈冬欢(1990—), 女,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系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

2. 碎片穿插

《迪克与简》不仅在小说开头反复出现,还以碎片的形式成为文本中每个章节的引子。而文本碎片,作为反叛传统的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对小说叙事结构、视角以及主旨的丰富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小说四章节分别起名为“秋”、“冬”、“春”、“夏”,暗示了小说以四季更迭为指向的时间框架。用四季来划分章节的手法在小说中并不少见,但莫里森的独特之处则在于截取《迪克与简》故事的片段作为引子分别插入章节开头,使得故事的线性发展不断被碎片式的叙述所干扰,从而不可避免地打破叙事进程的连贯性和一致性。而这种不连贯,恰恰符合小说的叙述者——一个九岁的小女孩的口吻:无时序无逻辑,依照儿童思维频繁穿梭于过去与当下,向读者呈现记忆中的零散片段。这就要求读者积极参与故事的建构过程,从而理清故事的来龙去脉。

当碎片式的读本在文本中不断打破传统写作的连贯性时,它却在另一层面上展现了自己的逻辑性。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这些片段在每个章节中充当故事的引子,而每一个片段中的意象都恰好与相应章节中的主要人物或事物相对应。例如,小说第三章的引子为:“看啊那只小猫它喵喵叫着走过来过来玩吧过来跟简玩吧小猫不想玩游戏。”在这一章节中,“猫”作为关键意象,引领着读者走进杰拉尔丁的生活。虽然杰拉尔丁本质上是个体地道道的黑人,但却与她的黑人同胞们有着显著的差别:她的肤色较浅,接受过西方教育,崇拜并追随白人的文化与观念。因此,她拒绝认同自己的黑人身份,认为自己是比黑鬼高等的有色人种,并且常常向自己的儿子灌输有色人种和黑鬼之间的区别:“他们是很容易分辨的。有色人种整洁安静;黑人肮脏喧闹。”除了放弃自己的黑人身份,杰拉尔丁还失去了关爱丈夫和儿子的热情。唯一能得到其关心和爱抚的,是她家那只象征着白人文化的蓝眼猫。面对母亲的不闻不问,杰拉尔丁的儿子怀着嫉妒和愤恨将猫虐待至死,并嫁祸于佩科拉。而这一事件再次展现了白人与黑人家庭的鲜明反差:白人家庭中的猫如启蒙读物中所描述,象征自然与和谐,是孩子们的好玩伴;而黑人家庭中的猫却成为一个扭曲的意象,被狂热地崇拜或遭受残酷的虐待。

三、黑人的生存困境

启蒙读物在小说中所营造的艺术效果进一步服务于文本的主旨。正如莫里森所说,她试图探索“关于爱 and 如何生存——不是如何养活自己——而是如何在一个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我们都是受害者的世界上完整地生存”。可以说,启蒙读物的反复出现让读者不断意识到白人价值观作为标准在美国社会所占据的中心地位,而黑人则渴望冲破生存困境,寻求身份认同。在这一点上,《迪克与简》仿佛一面镜子,映照出黑人群体在面对主流文化的强势影响时如何生存。下文依据黑人群体不同的应对方式,将黑人的生存困境分为迷失、分裂和反抗三类。

1. 迷失

迷失,指的是在融入白人主流文化的过程中丢失了自己的黑人身份。正如罗伊斯·泰森所说,这类人深受“内化的种族观念”之害,相信“白人的优越性”。他们“普遍认为自己低于白人,比起白人更加没有吸引力,没有价值,没有能力,并且常常希望自己是白人或看起来更像白人”。佩科拉和杰拉尔丁就是小说中最典型的例子。佩科拉一直认为白人的蓝眼睛象征着美丽和高人一等的地位,因此每天晚上向上帝祈祷,希望能得到一双蓝眼睛,相信这样就能被世界所接纳。与佩科拉自怨自艾的消极行为相比,杰拉尔丁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则促使其模仿白人的生活方式,同时利用自己肤色较浅的优势,坚定地与其黑人同胞划清界限。

这样的一种优越感正源自泰森所说的“种族内部的种族主义”,一种“黑人群体中对拥有较深肤色及较显著黑人特征的同胞的歧视”。

2. 分裂

除了迷失,还有一些人深受其分裂的身份意识的折磨。宝琳从小生活在美国南部黑人聚居的地区,除了外表上的缺陷,一直在家人的关怀中成长。遇见乔利之后,她的生活更加自由快乐。直到和乔利来到北方,她才真正地感受到种族主义对黑人的偏见和敌视——“我不习惯跟那么多白人打交道……那是我这辈子感到最孤单的时候。”在白人居多的环境中,宝琳感受到孤独和异化,这使得她更加渴望自己能被白人社会所接纳。正因如此,她逐渐培养出看电影的爱好。只有在黑暗的戏院看电影时,她才能与白人们平起平坐。而大众媒介在给她带来幸福感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向她灌输了主流文化的价值观,无形间动摇了她对自身黑人身份的认同。宝琳从南方到北方的生活经历使得她被囚在自己分裂的身份意识之间:一方面,她向往白人的生活,“将她的爱与创造力转移到她工作的白人家庭中”;另一方面,她时常想起从前在南方的美好时光——“唯一让我怀念的是那道彩虹”。而这里的“彩虹”,象征着她年轻时在南方多姿多彩的生活,暗示了她潜意识中对黑人身份的认同。

3. 反抗

小说中也许只有叙述者克罗蒂娅自始至终坚定地反抗白人的价值观。她讨厌邓波儿,也讨厌所有拥有蓝眼睛、黄头发和粉皮肤的洋娃娃。和其他欣赏这些娃娃的女孩子不同,克罗蒂娅一心只想将蓝眼睛娃娃毁掉。这一行为带有两方面的象征意味。第一,它象征着克罗蒂娅无声的反抗。“没有人问过我想要什么样的圣诞礼物。”一直以来,她都被家长剥夺了表达心声的话语权,只有通过肢解洋娃娃表达内心的不满。第二,它象征着克罗蒂娅对以蓝眼睛娃娃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解构以及对自我身份的探索。当面对洋娃娃和自己在外表上巨大的特征差异时,她对于“什么是美”产生了困惑。因此,她想要将娃娃拆了一探究竟。当拆解的结果只是一堆塑料、金属片或木头而不是她想象中所谓的关于“美”的物质时,克罗蒂娅学会了用自己的文化标准做出衡量与判断,而这也进一步加深了她对黑人身份的理解与认同。

四、结语

综上所述,莫里森通过运用并置反复和碎片穿插的艺术手法,使得以《迪克与简》为代表的白人文化与价值观成为一面镜子,从中折射出种族主义盛行的美国社会中弱势黑人群体在主流文化冲击下或迷失,或分裂,或反抗的生存困境。

[参 考 文 献]

- [1]Bakerman, Jane. The Seams can't show: An Interview with Toni Morrison[J]. Black American Literature Forum, Summer 1978; 56-60.
- [2]Feng, Pin-chia. The Female Bildungsroman by Toni Morrison and Maxine Hong Kingston[M]. New York: Peter Lang, 1998.
- [3]Klotman, Phyllis R. Dick and Jane and the Shirley Temple Sensibility in the Bluest Eye[J]. Black American Literature Forum, Winter 1979; 123-125.
- [4]Tyson, Lois. Critical Theory Today[M].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6.
- [5]托妮·莫里森. 最蓝的眼睛[M]. 杨向荣,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3.
- [6]王守仁,吴新云. 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毕橹欣]